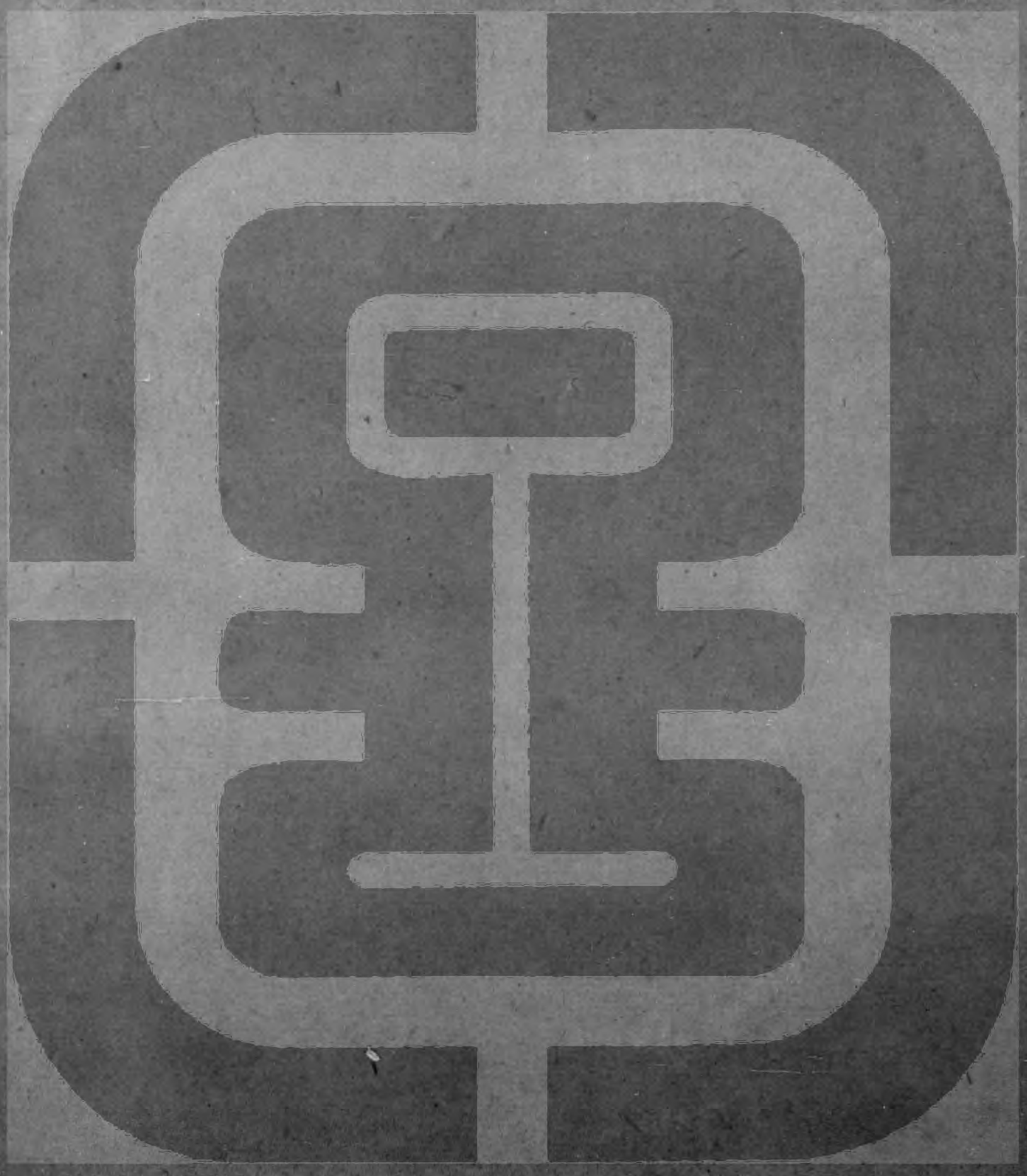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李　延壽

王曇首 子僧綽 騫子規 孫儉 騫弟暕 曾孫騫 暕子承 訓

僧綽弟僧虔 慈弟志 僧虔子慈 志弟子筠 慈子泰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荅曰若但如下官門户何寄帝大笑曇首

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豪不受於人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牋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illegible]下曇首曰既無異敕又闕幡牋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牋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

揚州以曇晉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晉固乞吳郡文帝
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
將來若相申許此厥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
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臨曇晉勸弘減
庶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怡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
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
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亡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
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
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僧紹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無忝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
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嗚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
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
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
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晉與王華並被任
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
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第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
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濟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
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大
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徵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
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亞蠻事洩上先

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故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

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雲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

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有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言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徵北面居人臣可乎帝並無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宰濟伯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天命水淪亡天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

經少日帝自造彥回私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
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
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
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
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
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
齊桓滅譚那得有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
掾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
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

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
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
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
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
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
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
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
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
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
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

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户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若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一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一冊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殺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孔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

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愽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 君荅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劒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

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慶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
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
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
其月十一日辛卯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
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
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
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
始六年置揔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
人揔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
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揔明觀於儉宅開
工館以揔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
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以文采相尚莫以
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
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
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
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語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
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
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
還監試諸生一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
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

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
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
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
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
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
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
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
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
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
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

也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
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楊丞
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
爲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
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
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
歸輜軿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
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
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

又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永元末召為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盡見西方長十餘丈驚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驚曰天時人事六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支尚書中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驚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驚市之欲以施寺荅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驚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情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侍不見

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驚自中書令為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為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為本州迎主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為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父之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

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
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楊
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
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爲允言朱异
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洛陽百
僚稱慶規退曰可弔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
功難也昔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弧軍無接深
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饗廣州
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操筆立奏其文
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爲晉安王長史爲人

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
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苟琛宗在
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琛宗徵還規遇之甚薄琛宗
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徵爲左户尚書郡境千餘人詣
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
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
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
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戍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
絶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爾過隙永歸長夜余刀掩芒
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
集二十卷子褒魏剋江陵入長安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
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
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
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騎從事中郎天監
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
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
靖子承幼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

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illegible]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
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illegible]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
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illegible]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
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
事每休下車馬塡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
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
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祔
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云[illegible]當貴幼聰警有　僧正
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illegible]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

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瞭瞭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瞭亦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書丞嘗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位甿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第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彫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為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宋元凶所害親

寶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去國以忠身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出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下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收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未異古士兄之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為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搖筆書以此見容後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五言泰始中為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領史中丞孫奭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

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嘗賞以此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

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楊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屨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輸者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二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荅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治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作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

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
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
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
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
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
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
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
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
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
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

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
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
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右軍之
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
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
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
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度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
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
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荅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
小人幾欲亂眞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代無

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
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
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録亦自重
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
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
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
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
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
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

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
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
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
爲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
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
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
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曾未
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
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己
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

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
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
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
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
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
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
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
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
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
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

[illegible]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
[illegible]故略敘胷懷子慈
[illegible]八歲外祖宋大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
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
[illegible]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
[illegible]侯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
[illegible]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
[illegible]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
[illegible]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
[illegible]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

[illegible]忌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
[illegible]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
[illegible]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為
[illegible]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
[illegible]上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
[illegible]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
[illegible]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
[illegible]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
[illegible]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

子友並孤[illegible]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為秘書
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
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
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
能稱職泰為之不[illegible]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
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
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
為廷尉[illegible]侍中後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
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
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為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獎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捼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為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藁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

書聖志家居建康樊中里馬糞巷[illegible]僧虔門風寬恕志尤
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盜脫志車幰賣之志
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illegible]專蓋其過而稱其善
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illegible]諸王爲長者普通四
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志
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
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
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
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
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
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
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
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
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illegible]零落平生
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
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
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搆思積時猶未都畢示
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
霓五兮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

曰知音者希眞奇殆絶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指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二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苦繑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鬼麤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

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
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
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
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
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
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録大小
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
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
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
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
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
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
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
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
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
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
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
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

弟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悒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三

李延壽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絢 絢弟繢 繢孫克 彧兄子蘊

奐 奐弟份 份孫銓 錫 僉 通 勱 質 固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

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内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爲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寘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

盛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專敢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内史毋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絰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詣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慮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訚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丞尚書始興公嘏子偃偃字子游毋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

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
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
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
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
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
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斆作
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
[illegible]額番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
[illegible]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

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
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
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
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羨胄亟
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具長佯愚以求免子敬
灸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
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
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
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
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

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
踈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
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
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賛妬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
口舌其間又有應荅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
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
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
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
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畫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

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
整厰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
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絶傍私虔恭正
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輙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
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
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
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
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寃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絶傷
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
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絶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

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諷切之并為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羊豎弱嗣許之藻弟懋字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

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塋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
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塋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
耴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
也塋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束身登岸徐時為宰相不
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
失德亮既當朝於塋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
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塋拒惠
景於湖頭衆敗塋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
塋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
平塋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

城縣公累遷尚書令塋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
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塋在御筵乃斂板荅曰昔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
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楊尹既
為公須開黃閤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
得錢百萬塋乃回閤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
遂向東為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
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
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龍衮爵建城縣公為新
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

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禊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王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附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巑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骹尊旁犬為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為之延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君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為能後為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雲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

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
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閉已
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
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頃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
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
平朝士畢至亮獨後遲獲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
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
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爲告
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
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

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良若數日詔公卿問討亮無病色御
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故論棄市詔削藹爵爲庶人四年
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
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之
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丁寧縝固執不已帝
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
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
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會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公司
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敬丁母

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厥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
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厥罷兵厥起兵之際多所誅
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厥
厥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
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泳逃使提衣樸從後津邏咸疑
華行　曇泳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
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
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厥喪使華制
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史辟
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　四中郎

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
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
過兩三人以矯之常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
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
白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
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
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傳亮布衣
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
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
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

功耽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
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拊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中
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寧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
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寧子先爲何無忌
安成國侍郎還東將宅令門可容高蓋鄰里笑之寧子曰
大丈夫何常之有寧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
權日夜構之於文帝寧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
寧子命去之曰此殺曹冥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誦常誦
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
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吾元嘉二年寧子卒
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
陽劉湛不爲節讓得官即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
嘗預宴集終身不飽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
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
與華相埒華常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
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
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
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修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救衆以爲殺道矜之流人無
肯與婚家以徽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崐崘懌後娶南

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
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
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
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
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
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位
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
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
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
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

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illegible]經城門
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鑿[illegible]有
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
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
忠實從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
祿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
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爲吳郡
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
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
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駮不爲

屈時龢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會稽太守
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順
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若
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
人人雨淚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
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
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
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
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

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粲數冠幘如此數四
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
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
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
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
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
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
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
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
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illegible]云此酒難遇鹽豉

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樹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樹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卓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為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

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摽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蒨玉司徒謐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　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蒨玉亦是玉卮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齊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

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録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謐之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

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群臣
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
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
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
太原王景深離絶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
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為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
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命事平頗見嫌責猶以
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侍舊與侍中俱掌獻
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覬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
復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

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王
法因捕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為尚書右
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為
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
闋乃受詔封泛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領
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
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
自申理景文表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
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庾姓
作揚州徐羊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于望何

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千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
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
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
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荊郢經塗之要
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關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
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
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
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
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
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

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
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荅
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
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袁粲作僕
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
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錄格粲作令來
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
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
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為累貴

愧休元毗賛中興豈謝于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
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貞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
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已陵
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
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關剌史卿若有辭便不知
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
選徙為由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
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
射褚彦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
猶為牙後計諸將帥景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
竝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
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
執戟權亢人主頹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表棨作僕
射領選而人徃徃不知有棨棨遷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
録令便居昔之録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録格棨作令來
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棨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
要在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
闕朝政可安不懼若於棨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為累貴

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俙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言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

義嘉梁罪金未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
何可豫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
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
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勛之重歲暮不為純
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
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基扣函
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基思行爭劫竟
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救不客酒至
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
死川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
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啓荅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
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懿長子絢

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荅曰尊者之名安
可戲寧可道葺公羽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
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
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

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為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為撫軍吏部尚書張緒選續為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冊選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續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續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續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衛尚書建尉續長子僩不慧位上建安太守僩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東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履心也景授平原公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惑兄子也父措太中大夫措仆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

文常誡之曰阿荅汝滅我門戶蘊曰荅與童烏實賊異童烏絹小字荅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在並貪縱後為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為殷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奐字道明惑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強濟叔父景文當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楊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為更部轉普曜為內職最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總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即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存在都請以為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武帝為尚書令故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荅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臨寧蠻長史劉

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
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
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
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
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
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
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篋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
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
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奐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
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隨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
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
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為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国勇
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
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
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
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
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
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
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
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並奔魏後得黃

瑶起鸞食之弟伷女為長沙王晃妃以男女竝長又且出
繼特不離絶奐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奐
參軍躬為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奐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
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奐誅後其子肅奔魏份
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
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稍寧遠憶
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
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為有為
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帝稱善後累遷尚
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監丹楊尹卒謚曰胡
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
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
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
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
主疾銓形貌瘠貶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
位侍中丹楊尹卒於衛尉卿子逋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
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
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

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遣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則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勤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illegible]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

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至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
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射
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祿大夫六年加
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扶並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勱
勱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
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蕃范
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
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別駕從事
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令從
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
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廣州刺史
乃以勱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
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
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
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彫弊勱爲
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
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及魏平江
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
史侍中中書令並如故及蕭勃平以勱爲廣州刺史未行

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勳不得之鎮留
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勳
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勳政德詔
許之徵爲中書監董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
温子勳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中昌侯
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
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爲叅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荆
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荆州
侯瑱鎮湓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
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
諮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
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爲司徒左長史坐
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
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子中庶
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荆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依居信
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
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爲皇太

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姪媼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罶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遇蓋其時焉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illegible]爲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勞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奐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三

列傳第十四　　南史二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子綸之　李延壽

王鎮之 弟弘之 晏從弟思遠　延之 曾孫峻　阮韜 峻子琮

王悅之　王准之 從弟逡之 族子素　王韶之 珪之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

桓氏登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其好之後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趨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

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治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對

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襹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為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兩府外兵參軍後為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為豫章

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
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
徐羡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
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
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
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
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
南郡内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
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
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
郡脩舊山移置輞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祭
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音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導至
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
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彦回以啓宋明帝即位官爲起
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
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
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
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齎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
延之與金紫光禄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

有早譽湛甘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

梁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illegible]性[illegible]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illegible]上意僕稱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為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飢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絜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為子摽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

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迭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迭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亹從謙貴貧言毋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徵敬弘爲尚書僕射陳弘之

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頗延之竝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阨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

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漆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謀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為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通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禄大夫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表豹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户尚書太常出為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秘書

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為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為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即位為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屬通宮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為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

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
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既領選權行
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
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
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
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
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
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
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
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

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
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
爲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唯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
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
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
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
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
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
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
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

歷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踈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竝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目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祀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

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位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竝令收付廷尉晏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虵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蔌蔌有聲又於北山廟荅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

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

以擅訂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嗷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予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荅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王晏算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絜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絜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曰貞子思遠與顧暠高之善暠高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暠高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

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荅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傳亮羊徽相代在職義與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懠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誥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後掌宋書坐壞制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廙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傳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逸故免官後爲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

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為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忕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來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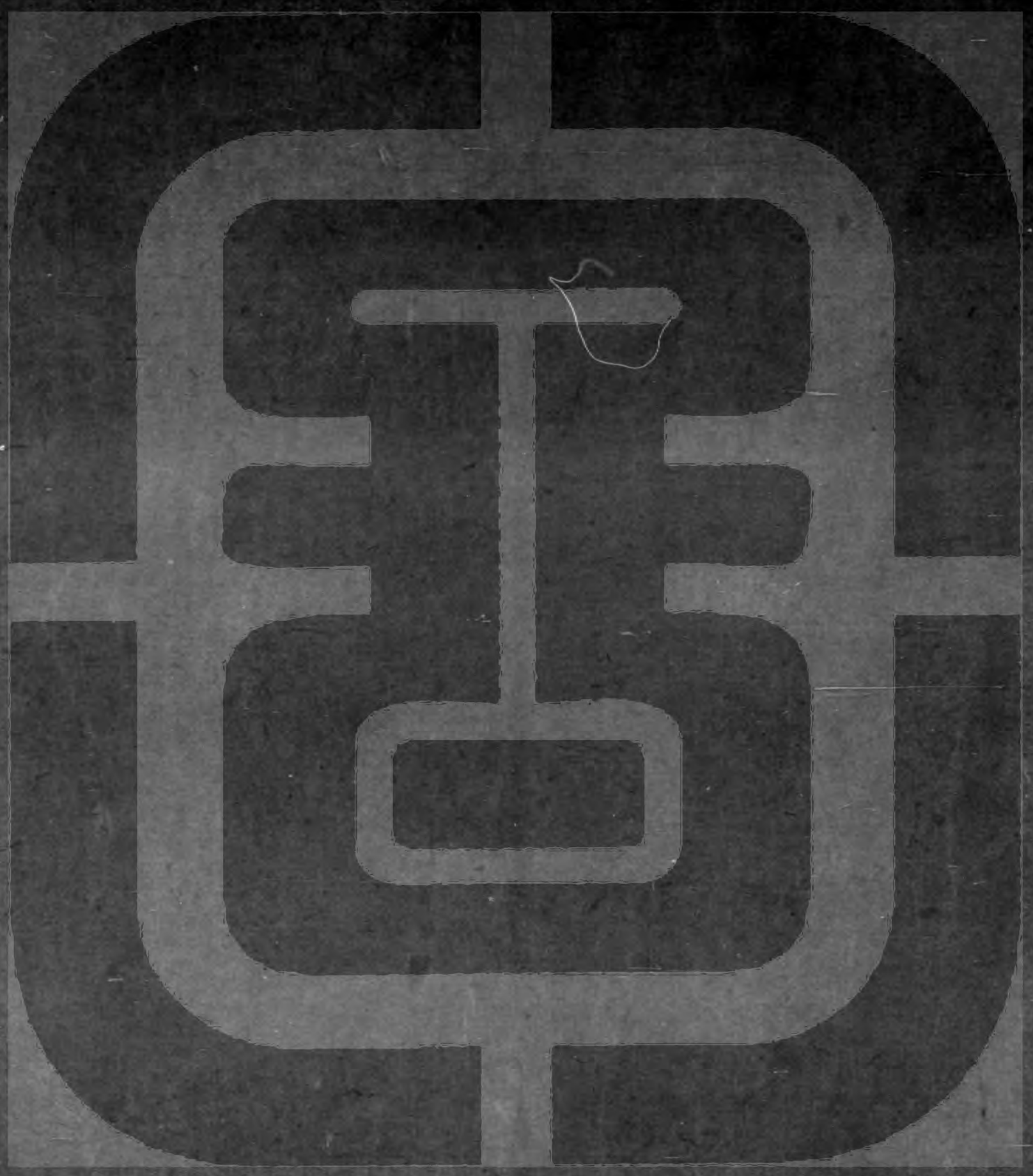
王准之字元曾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名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簒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

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悄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塘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

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
疏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仕大建初釋褐鄱
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求陽王府録事參軍猛慷慨常慕
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
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
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
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
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
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
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
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
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
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
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惣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
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
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達各以
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
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
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面啟款隋文
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

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
司仍詔猛與行軍揔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
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
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
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
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
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
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
晉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
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納之

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逡之
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
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
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
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
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
逡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
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
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

夫曾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至岡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絃清長嘯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絃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下詔其家世鄙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干陳亡之年淮流實竭冕人物掃地蓋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知識之所謀乎